

女太傅

FORNOSTO LIO
RINGS
佛容笑笑 著

谁曾许我地久天长，谁曾陪我花好月圆
浮华光年的背影，我们只有三生三世的姻缘



一场宣国宫变
一段殇情秘闻

成就他们的爱恋

巾帼红颜的她

深陷爱情与阴谋

却沉静如水

乱世枭雄的他

逆转权势与宿命

却冷月如霜

浪漫言情作家

佛容笑笑再献

美人心计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女太傅

佛容笑笑◆著

谁曾许我地久天长，谁曾陪我花好月圆。
浮华光年的背影，我们只有三生三世的姻缘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太傅/佛容笑笑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
2011. 10

ISBN 978-7-5113-1766-7

I. ①女… II. ①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94619号

女太傅

NUTAIFU

著 者 / 佛容笑笑

责任编辑 / 文 锋

封面设计 / 雅格书装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87×1092 32开 印张 / 9 字数 / 276千

印 刷 /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1766-7

定 价 / 25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

目录

楔子 / 001

第一章 新皇登基 / 003

第二章 情系安王 / 009

第三章 陵阳小信 / 017

第四章 胭脂 / 027

第五章 祸殃 / 037

第六章 坠崖 / 043

第七章 重返宫廷 / 053

第八章 绝色阴谋 / 059

第九章 御前侍读 / 071

第十章 惊魂 / 077

第十一章 交易 / 085

第十二章 迷失 / 095

第十三章 反间计 / 103

第十四章 失踪 / 113

第十五章 殉情 / 119

第十六章 收徒 / 131

第十七章 棋子 / 139

第十八章 败露 / 151

第十九章	设局 / 157
第二十章	火烧宗人府 / 169
第二十一章	隐忍 / 177
第二十二章	失机 / 185
第二十三章	笼络 / 193
第二十四章	冷宫 / 199
第二十五章	戒毒 / 205
第二十六章	断线风筝 / 213
第二十七章	沦陷 / 223
第二十八章	乱局 / 229
第二十九章	朝堂风云 / 239
第三十章	陪葬 / 249
第三十一章	造反 / 261
第三十二章	皇城惊变 / 271



楔子

大皇子被安置到边疆为王的时候，二皇子赵睿便深信，只要先皇撒手人寰，这帝位非他莫属。

也许那场噩梦是从皇宫邂逅二皇子开始。

宣朝文帝二十五年，文帝在御书房吐血身亡。文帝驾崩后，全国举哀三月，皇宫上下笼罩着一层不安的气息。早有传闻，宣国二皇子赵睿对皇位有觊觎之心，在皇帝驾崩当日，他就派兵将皇宫包围起来，并处决了年仅十一岁的太子。

宣自开朝以来，从来是立长不立幼，但先帝昏聩，竟立幼不立长，这也给了二皇子一个造反的借口。自从大皇子被安置到边疆为王的时候，二皇子赵睿便深信，只要先皇撒手人寰，这帝位非他莫属。

当大皇子安王收到父皇驾崩的消息时，眼里竟蒙起水气。他放下手中的奏折，屏退身边所有人后，兀自大哭起来。虽然父皇对他不公，但安王自小信义、知孝，文帝的驾崩代表安王不仅仅是失去父皇，还可能失去现有的地位。安王早已心知肚明，父皇一旦驾崩，朝中便会兴起一番血雨。

也正是如此，二皇子赵睿跪在父皇的遗体前竟哭笑起来：“父皇，你放心地去，宣国，交给我吧。”说罢，对着遗体叩了三个响头。坐在龙椅上已然断了气息的先皇手中，未看完的折子忽然掉下，砸在地上惊起一地荒凉，龙案上一杯香茗已凉。

二皇子赵睿忽地站起，转身打开门走出御书房，门外的太监宫女跪满一地，赵睿痛苦道：“父皇去了。”说罢，宫女太监皆低下头，低声闷哭起来。

赵睿当即起身走下长长的台阶，他唤来心腹侍卫，带兵将皇宫层层包围，包括梅妃和她的太子。而在当日，年仅十一岁的太子被秘密赐死，梅妃当即发疯。赵睿在几日后登上皇位，而在他登基那日，除了西皇后和各皇子母妃外，先皇所有妃嫔皆殉葬。

在圣旨下达，新皇登基之时。太子府邸内，一身红袍的宋小鱼站在窗前望着皇宫的方向久久不语，直到冰雪从天上飘落，落满窗前。她伸手接住了两片落下来的雪花，看着雪花在自己的掌心融化，她不禁呢喃了一句：“你还是做到了，睿皇子，可惜，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……”



第一章 新皇登基

若是只能活一人，朕独留你，因为朕不想一个死人左右朕的心思，厌了之后，朕便杀了你。

六年前，三代帝师宋家将最小的“儿子”宋小鱼送入宫内当二皇子赵睿的伴读。当年仅十三岁的宋小鱼穿上男装被送入皇宫的时候，二皇子赵睿只冷淡地看了她一眼，然后把手里的狼毫丢给她，让她帮忙抄写经文。

宋小鱼接过毛笔，走到二皇子面前，在已经写满一半的宣纸上抄写起来。当时年仅十四岁的二皇子颇为不屑地看着她的打扮，青色的衣服下是一副弱小的身骨，消瘦的下巴以及眉毛下的眼眸十分淡然，这是赵睿对她最深的印象。

抄写了好久，宋小鱼放下手中的毛笔休息一下，却被一旁的二皇子喝住：“我叫赵睿，你呢？”

宋小鱼望着他，忽然想起临行前父亲交代她的话，不要忤逆二皇子，否则没有好果子吃，更何况，向来叛逆的二皇子自读书以来，不知换了多少伴读，文帝只好一道圣旨下达宋家，要求宋家将儿子送入宫中，当二皇子的伴读，希望宋师的儿子能稍改变一些二皇子的顽劣心性。

宋小鱼连忙跪在地上，应了一声：“回二皇子，我是您的伴读，宋小鱼。”

二皇子用穿着绣金鞋的脚尖抬起宋小鱼的下颌，让她的脸对着自己，问道：“男的怎么长这样，那本皇子还有心思读书吗？”

宋小鱼不敢直视二皇子，向来直视皇家乃大不敬，她答道：“小鱼知错。”

赵睿邪魅地一笑：“你是错了，错在你长得太漂亮。”说罢，当即俯下身抓起地上瘦小的人按在书案上，伸手欲解开她的领口检查个究竟。宋小鱼拼命挣扎，二人纠缠作一团。

正在这时，年已十七岁的大皇子赵安进入书堂，见此情景，当即走过去，把二皇子从宋小鱼的身上抓起来，怒道：“二弟，你当真如此胆大，被宋师看到了要罚你的。”

赵睿推开了赵安的手，一手抓住宋小鱼的手，说道：“大哥，这闲事你也管？她可是我的伴读，我想怎样就怎样，再者，她是宋师的儿子，宋师若要罚，要先罚谁呢？”

赵安闻言一惊，这男童头发已然散乱，青丝铺满桌案，一对眼眸求救似地看着大皇子。大皇子赵安不由被她的眼神一震，此等眉清目秀之人，他日必能有一番作为。

赵安当即把她扶起来，帮她扣好衣领，说道：“你先出去。”

宋小鱼惶恐地看了二皇子一眼，身子瑟瑟发抖，一步也不敢朝殿外走。二皇子看着她得意一笑：“大哥，这是我的人。”

赵安随口说了句：“大哥知道。”

随后，他拉着宋小鱼的手走出了大殿。二皇子没料到赵安会如此，当即气得跟了出去。

在殿外，赵安把自己的手帕给了宋小鱼，笑道：“再过几年，你也是个男子汉了，哭什么？”

宋小鱼接入手帕，对着大皇子破涕为笑，只在这一瞬间，她的笑容便如春花一般绽开，在落日的配衬下，宋小鱼笑得宛若仙子。已经十七岁的赵安不禁愣在当场，活了十七载，他见过的宫女嫔妃美艳异常的不少，可是如此干净的笑容还是头一次见，赵安不禁伸手抚上她的头，温柔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宋小鱼轻声答道：“宋家三子，宋小鱼。”

赵安说道：“宋小鱼，若是二皇弟对你不好，只管来告诉我，知道吗？”

宋小鱼点点头，心里却想，这位大皇子人真好。之后，赵安离去，宋小鱼望着他离去的背影一言不语，直到背后一双手狠狠地揽住她，她才回过神来。

“后悔跟了我吗？”

赵睿早已在旁边观望多时，是两人忘情自我，才忽略到他的存在。二皇子绝不允许别人忽略他的存在，更不允许自己身边的人被他人拉拢过去，而宋小鱼，不过是一个小小伴读，竟敢和大皇子眉来眼去，简直不把他放在眼里。

宋小鱼知来人是谁，一时也不敢挣扎，只得说道：“小鱼不悔。”

赵睿听完冷笑，他不是不悔，是没得选择。“好，记住你今天这句话。”说罢，当即放开了她转身离去。

一年后，十四岁的宋小鱼越发出落得引人注目，连宫中妃嫔都知道，在国子监有一名堪比美妇的伴读，一时之间，妃嫔们的担忧尽显。

妃嫔们越想越担心，可又无可奈何，只好去找当今最受圣宠的梅妃娘娘，让她想想办法。梅妃也正有此担忧，但温柔婉善的梅妃倒不是怕皇子败坏了风气，而是担心宋小鱼的安全。梅妃乃是宋小鱼的姐姐，自她进宫七年后，便很少再看见小鱼。她知道小鱼的秘密，也知道小鱼有多危险。

这日，梅妃在皇帝耳边说了几句，皇帝立即笑口大开。第二天一道圣旨下来，宋小鱼不再是二皇子的伴读，而是小太子的伴读。从接到圣旨开始，二皇子的脸就犹如冰山一样紧绷着，他看着宋小鱼露出隐忍着欣喜的表情，实在恨不得立即撕了那道圣旨。

宋小鱼当即告别二皇子，收拾行囊后，跟着宣旨的太监们到了梅苑作太子的伴读。而在小鱼走的那刻，赵睿的眼光一刻也不曾离开过她的背影，他知道，宋小鱼一去不回头了，要想让她重新回来，他只有……

六年后，赵睿实现了当初的誓言，终于大权在握，登基为帝。在朝臣对他朝拜的时候，大家看到的是皇帝光鲜华丽的龙袍，以及大殿上的一片金灿辉煌。可谁也没想到，皇帝却一直在期盼一个身影的到来，让她看到他龙袍加身，看到他已经贵为九五之尊，天下再无人可以忤逆他。

时隔几年，赵睿对当初的伴读一刻也不曾忘。在她做了太子伴读后，身边的皇子们没有人再敢对她出言调戏，却也隔开了他和宋小鱼的距离。宋小鱼对他冷淡至极，她可以对太子露出无数个温柔的笑容，却不愿再施舍一个给他。赵睿知道，宋小鱼恨他，恨他当着皇子们的面欺凌她。

十八岁的赵安已经搬离皇宫，不常进宫的他总在进宫后找宋小鱼，而宋小鱼也总是期待这一刻，只有在见到安殿下时候，她才能大大方方地笑，大大方方地说话，也只有安殿下不嫌弃她。

这一切，自然看在赵睿眼里，在他眼里，容不得背叛，虽然他不知道宋小鱼是否背叛了他，但他绝不允许此事发生。

“皇上，宋三公子来了。”

御书房内，已经下朝的赵睿端坐在龙案前看着折子，直到身着红袍的宋小鱼踏入御书房，他才放下手中的折子，掩盖住颤抖的喘息，装作不经意说道：“宋伴读，别来无恙。”

今时不同往日，自从太子被秘密处决之后，宋小鱼一直被软禁在太子府中。尽管在他登基的那一刻，赵睿是多么希望她能亲眼看见他站在顶峰的这一刻，但身为新帝的他也只能暂时收住气焰，将照顾太子不周的伴读宋小鱼收押软禁。

宋小鱼自是跪在地上，呼道：“皇上万岁。”

赵睿起身来到小鱼身前，俯下身扶起她，张扬地说道：“你个狠心的伴读，竟然让太子从假山摔下身亡，仅凭这条罪，足以让你死千次万次。”

望着她平淡如水的面容上不起波澜，赵睿心中不悦，却也明白她极其隐忍的表情。

六年前，她在他身边伴读时便是如此，六年之后，她还是她，只是赵睿也明白，如今他所做的一切都会让她恨上自己，六年前的他们早已回不去了。

已经说不出一句话的宋小鱼顿住之后，心底的悲伤更是抑郁不住，当着赵睿的面眼泪滚了出来，这小太子算起来是她的侄子，她又怎么忍心让他死？而那日确实是她的过失，若不是她帮太子去摘果子，也不会在她转

身的那一刻，太子从半人高的假山上摔下，当场气绝。赶来的梅妃见状，立即昏厥过去，醒来后，再认不得任何人。

宋小鱼自知对不起先皇，对不起梅妃，更对不起宋家。然而，她又怎么会不知道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二皇子的阴谋，如果太子不死，他如何能登基？谁都知道，那处假山不足一人高，从上面摔下，又怎么会死得粉身碎骨？

宋小鱼低下头，早已将泪水隐了去，她隐忍着说道：“罪臣照顾太子不周，死有余辜，请皇上赐死。”她担心宋家人的命运，太子已死，家人恐怕也落不得好下场。兄长宋清如何？梅妃姐姐如何？家父如何？宋家如何？

宋小鱼一言一行身系宋家命运，赵睿对她的怨恨自六年前便有，如今宋家存亡也只是新帝一句话而已。

赵睿浅笑，姿态更是说不出的嚣张，宋小鱼的眼泪只要不是瞎子便能看得明白，她一手陪伴、照顾太子长大，死了会不心疼？况且还是血脉相承，太子死后，宋家也失去了支柱，宋家有谁可以置身事外？

见她如此，赵睿心中十分痛快，他说道：“确实应该赐死，不止你，宋家人都该死，朕在三天前，已将你赐死了，并且查抄了宋家，现在，你已经不存在了，宋家也不复了。”

宋小鱼心头一惊，抬起头问道：“可罪臣还没死，而皇上又何必怪罪宋家？”

太子之死何必连累宋家，不过是赵睿的一个借口，但在当下，自身都难保，又有什么资格为宋家求情？

赵睿又笑：“你确实没死，死的是梅妃，至于宋家，向来对我意见甚大，宋师早年曾经在朝堂上弹劾朕，数尽朕的不是，这样的人朕有什么理由网开一面？”

宋小鱼听罢，当即软下身子，只呜咽一句：“你竟如此狠绝……”便昏了过去，不省人事。赵睿轻松地接住了往下滑的身子，顺势往怀里一抱，低头闻着她的体香，冷酷地说道：“你与梅妃酷似，若是只能活一人，朕独留你，因为，朕不想一个死人左右朕的心思，厌了之后，朕便杀了你。”



第二章 情系安王

女主人已下逐客令，再不走恐怕是死路一条，已死之人再死一次，谁也不能怪。

当小鱼醒来时，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不同于宋家的幽雅，更不是皇家的雍容华贵，而是普通富人家的装饰，案桌上一把铜炉正徐徐冒着轻烟，此烟为宫中所有，若不是在皇宫，又是在哪里？

正当小鱼犯迷糊之时，外面传来一阵少妇嬉笑之声，小鱼下了床榻来到窗前，往声音的方向望去。只见，在凉亭之中，一名白衣素服男子正坐在石凳子上乘凉，在他的旁边坐着一名雍容华贵的女人。

看到此景，小鱼的眼中忽然流下了一滴泪。宋家败落，本不奢望再见他一面，如今得见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六年前与那男子第一次邂逅的情景历历在目，直到此刻，宋小鱼还清楚地记得他的手掌在自己手心里的温度，还有他温暖的笑容，以及那一方绣着“安”字的手帕。此男子不是别人，正是返京滞留的安王，而他旁边的女子，正是安王妃。安王妃雍容华贵，头上金簪摇晃着，更显得她气质非凡，特别是一双美丽的眸子，能夺人心魄。

安王与王妃站在一起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而自己，又算得了什么？为什么见到安王自己会抑制不住想哭？只不过是六年前的一句话，为什么还记得如此清楚？

“宋小鱼，若是二皇弟对你不好，只管来告诉我，知道吗？”

如今物是人非，安王也已不是当年的大皇子了，他可知道，从来不在乎任何事情的宋小鱼唯独在乎安王，他可知道，普天之下，宋小鱼的委屈只能向他一个人倾诉。

可安王，早已心有所属，他温润的笑容如今已经尽给了另一个人——安王妃。

“润德……”赵安，字润德。

小鱼痛苦地念着安王的字，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，安王可还愿意对她露出一笑？她起身来到镜子前，为自己梳了个男子的发髻，然后穿上一件白色的素服，对着铜镜一笑后，小鱼打开房门，向安王走了过去。

安王还是没变，一如几年前，高挺的鼻子上是一双淡然的眼睛，秀挺的眉毛较之赵睿，少了一些霸气，多了一些儒气。然而，有时候小鱼还是会将安王和皇帝混淆，唯一不同之处便是，安王书卷气浓，赵睿霸气十足。

小鱼走至他们面前，揖礼道：“安王千岁，王妃吉祥！”

安王在小鱼从远处走来就开始注意到她了，隔别多年，她仍然没有怎么变化，反而出落得越发美丽，身子也长了些，不像几年前那般瘦小，脸上也丰润许多，一对眼眸似乎更加遥远，茫然的眼睛里透着一种举步若坚的淡定，特别是宋家一朝倾尽之后，她的脸上似乎多了某种隐忍。

安王起身扶起小鱼，眉眼绽开微微一笑道：“温明，何必见外？”

小鱼起身，恭敬谢过安王。“谢安王，谢王妃。”只一声，便把自己和安王拉远。

安王拉着她的手，佯装急道：“你再这么客气，本王可生气了。”殊不知安王一声“本王”也在疏远眼前人。宋小鱼眸子一淡，立即明白了安王的立场。

小鱼低下头，回了声：“是，安王。”说罢，心中早已郁结，苦闷得不想再说一句话。她心中却希望安王能为宋家说上几句话，毕竟父亲在早年也曾教导过安皇子，而安王仁孝两全，对当年的老师或许会出手相救。

宋小鱼又开了口，说道：“宋家一朝覆没，唯独小鱼幸免，小鱼为了

宋家自当付出一切居于圣前，还请安王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。”

宋小鱼对自己以后的归路已经十分清楚，赵睿不杀她，便有了让她生不如死的方法，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在，赵睿便不会放过她，想来宋家的命运当真飘零，如果她又得皇上怨恨，能救她和宋家的人除了安王还会有谁？

安王拿了一个茶杯丢在地上，茶杯顿时四分五裂。安王看着地上的碎片，说道：“杯子已碎，无法挽回，宋师对本王甚好，本王也不忍他落败，可皇上要做的事，为人臣子的在当下关口也不敢轻易进言，你无需担心，等风头一过，本王会想法子。”

当下安王的态度，使她燃起的希望顿时消亡。安王虽不置身度外，但明哲保身的态度已然现出。

宋小鱼不死心地说道：“兄长宋清才高八斗，恐怕受不了这次变故，安王，请帮帮他。”

安王几年前便知，宋小鱼与兄长宋清关系甚好，宋小鱼微言慎行皆出自宋清的引导，才造就如今人淡如菊的宋小鱼，宋清的才能自然在宋小鱼之上，只可惜，宋家有名宋帝师便够了，还要一名才华横溢的宋清何用？

安王不动声色地望着宋小鱼，尔后才说明了真相：“你当真不懂，皇上不想宋家出第二个宋太傅，宋家的气数你心里该有个数了。”

安王说罢不再言语，唯独宋小鱼黯然。安王说的不无道理，可谁这般甘心认命？六年来一直遵从家父和兄长的教导，在皇子身边处处隐忍，为的就是不给皇家借口覆了宋家，如今还是功亏一篑，只赵睿一句话，宋家已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可她又能如何，除了苦苦求情之外，又能怎样？

宋小鱼忽然觉得六年来的坚持不值得，到头来那人还是恨着自己，一心爱慕的安王也早已将自己推开，她还能如何，真的逼她走入绝路吗？

“润德……”

一声隐忍的呼唤，安王心中不由得颤抖，多少年没有听到她如此唤他了，如今一声焦急的软语，安王何尝不心软？只是安王又能如何，如今他已有妻室，岂可为了他人莽撞行事？即便是六年前邂逅的宋小鱼，他也

只能有心无力，明哲保身不是他的错，错的是今时不同往日，六年前和现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。

“莫要怨本王，本王能做的，就是照顾好你。”

三天前，安王听到宋小鱼被赵睿当众赐死，便进宫面见圣上，却在御书房门口听见宋小鱼与赵睿的谈话，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句，安王已经知道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

照顾太子不周导致太子摔死，本应诛九族，但好在宋家早已和宋小鱼断绝关系，宋家免于遇难，却也被贬为庶民，发放到别处去了。但害死太子的宋伴读只能以死谢罪，赵睿想着留宋小鱼还有用处，便命人秘密抓来已疯的梅妃，给她换上小鱼的衣服，代小鱼去死。

梅妃在死前竟大哭又大笑，口里一直念着太子的名字，可惜刽子手刀下得太快，梅妃到底说了什么，没几个人知道。大家只知道一个事实，宋小鱼已死，梅妃殉葬，宋家被流放他方，一夕之间宋家家破人散。

安王虽然远远地看着，但他知道那人并不是宋小鱼，隐隐约约顿觉事有蹊跷。不久后，皇帝便宣他进入御书房，只见宋小鱼早已昏迷过去。

见到安王，赵睿自是一笑：“自朕登基以来，事务繁重，今日才见到皇兄，真是怠慢了。”

安王恭敬道：“皇上乃九五之尊，实在不该再称臣为皇兄了，请皇上改口。”

“知道朕为什么不让她死吗？”

“臣不知。”

“因为她让朕等了五年，朕绝不会让她轻易去死。”赵睿说得决绝，仿佛五年前宋小鱼的离开是天地不容的错误，可是已经贵为皇帝的赵睿就没有想到，宋小鱼能因为一道圣旨来到他身边，也一样会因为一道圣旨而离开他。从头到尾，宋小鱼只是在遵从圣旨而已。

“皇上，温明也是遵从父皇的意思……”安王一时心急，竟唤出宋小鱼的字。

赵睿不悦地皱起眉头，讽刺道：“温明？”忽然心中愤怒满开，宋小